

# 空軍官校八期百歲飛官 金英

· 金英口述，張秀婷整理記錄 ·



金英老師（後排左）與妻子張麗錦（後排右）於民國三十五年與姑母（前排左）、教會女（前排右）在南京之合影。

我，金英，民國五年生於安徽合肥，祖父墨林公係遜清舉人，精研理學，生子女四人，長子大伯父孟奎，二、三係女兒，父親行四仲奎，大姑姑適黃，留學日本，小姑姑適程，留學美國。兩位姑父均是公費留學，在我高中時日軍發動侵華「九一八事變」，在愛國的氛圍下，年少氣盛的學生，不甘國家被日本侵略，激起強烈的愛國心，紛紛在政府的號召下，加入國軍抗敵的行列，我也選擇了投筆從戎，報考空軍官校，於民國二十七年自空軍官校八期轟炸組畢業，這個選擇改變了我平凡的一生。

當年報考軍校是遭到家人反對的，尤其是自幼對我疼愛有加的祖母，擔心我從軍到前線是很危險的，更是強烈反對；但當時我心意已決，一直到考取時還是瞞著祖母到空軍官校報到，報到後三個月第一次休假返家，仍不敢跟祖母說，直到最後祖母也慢慢接受我從軍報國的事實，直到現在我對當初瞞著祖母，仍覺得相當對不起。

我們空軍官校第八期，招考時一共錄取了三百多人，原本預計兩年半到三年就可以畢業了，但是因為戰事不利的發展，學校不斷的搬遷，結果我們學習了四年才畢業。軍訓完畢開始飛行訓練，經過初級飛行、中級飛行、高級飛行班的淘汰，最後畢業的只剩下一百四十七人。

我們的初級班飛行是在笕橋中央航校受的訓，但戰局的變化，日軍步步逼近，笕橋經常被日軍的飛機轟炸，逼迫我們必須搬離杭州笕橋至其他地方受訓。當時有廣州分校和洛陽分校，我們先到洛陽報到，後來一部份留在洛陽，一部份去了廣州分校。我

被分配到廣州分校，但當時初級飛行、中級飛行並未分科系，一直到了飛高級班才開始分科。

初級飛行使用的是弗力提教練機，中級飛行使用單翼的飛機北美號教練機，在高級班訓練的時候，不管是哪個學科，都飛道格拉斯教練機，高級班飛到一半的時候才正式分科，有驅逐科和轟炸科，我分到轟炸科，飛的是道格拉斯教練機，一直到畢業。在訓練期間，因戰事緊急曾遷移至湖北武漢機場。但在那邊只待了短暫的日子，接著前往湖南長沙，再走到廣西柳州，最後遷移到雲南昆明，我們最後是在雲南的昆明畢業。

畢業後到成都轟炸總隊，等於是訓練總隊，繼續訓練，受訓期滿才開始分發單位。當時我們轟炸機飛的是蘇聯的BS型轟炸機，是雙引擎式螺旋槳，我從未飛過任何的噴射機。我們的飛機實在是太落後了，像霍克飛機本來是用於教練機，我們訓練時飛過，等上了戰場，霍克機就成了前線部隊的戰鬥機，高級班飛達拉斯的教練機，最後也是部隊用的轟炸機。

訓練完畢畢業後我下部隊，分配到第二大隊，第二大隊雖然有BS型轟炸機但是數量少，都是前期老大哥，隊長、分隊長、區隊長在飛，我們後

期飛行員只能擔任後備隊員，有時候也跟著出任務，但機會不多。之後又派我至十二中隊，這個中隊連一架飛機都沒有，只有番號沒有飛機，沒有一點作戰能力，枯等了一陣子以後，上級決定派我去擔任飛行士校的飛行教官。

士校是在雙流機場，抗戰的時候是個軍事基地，空軍飛行士校也就在那裡訓練，當時教官不夠，就抽調我們幾個同學在那裡當教官，擔任空軍飛行士校第二期學生班的教官，當時我們使用的教練機是北美號。

在雙流機場共帶了兩批學生後，就派我到第五大隊擔任總務科長，第五大隊是驅逐機大隊，這時士校初級班的學生開始飛中級班，等到他們結束後遷回成都，第五大隊要移防到湖南，搬遷要找人帶隊，就要我代理協助搬家。還有一部分東西要送到雲南昆明，我跟著坐卡車一起到了昆明，一切都安頓好以後，我才到人事處去報到，又接到了新的任務，就是派我到印度，也就是空軍官校初級班，在印度北部臘河分校，擔任飛行教官。

我在印度臘河空軍基地一共帶了四期學生，從官校二十期帶到二十四期，第二十五期時已經抗戰勝利，我們就返國回到了笕橋。在印度的生活

食宿很艱苦，印度的天氣十分炎熱，因為沒有冷氣，晚上回寢室休息，床上舖的蓆子、墊被都非常熱，必須淋上冷水可以降溫，很快被子就乾了，才能勉強躺上去睡，三個月後，教官一人一間，並加裝了電風扇，這讓我很懷念在昆明那涼爽的日子。

空軍官校的訓練是相當嚴格的，但當時的機種複雜，配備又不夠精良，不但不足以應付作戰，連訓練時也容易出狀況。在學習飛行的過程，曾有兩次摔飛機的經驗，第一次摔飛機是在高級班快畢業的時候，在雲南靠近昆明霏霏的上空，飛機發生故障迫降在水田裡，飛機摔了個倒栽蔥，送醫後逃過一劫。

第二次摔飛機是在四川雙流機場，那天我帶學生飛行，訓練途中飛機發生故障，飛機失去的動力，馬上轉回機場，最後雖安全迫降，但前輪衝進水溝，兩人受到拉力衝擊，受了點內傷身體並無大礙，讓我又逃過了一劫。

這兩次摔飛機不全是技術問題，也是有飛機裝備老舊的問題，想到這裡不免為我空軍健兒在這劣勢的裝備中求勝、求生存，堅毅的作戰精神感到驕傲，但卻也犧牲了我很多優秀的飛行健兒。

我在印度擔任教官的那段時間，我大伯父他就因病去世了。抗戰勝利後我回到杭州笕橋，沒有多久上級派我到空軍參謀大學擔任參謀，後來因局勢混亂準備遷往臺灣，遷臺的工作也是由我來籌備的，我的內人和岳母先一步到了臺灣，我因為要跟著學校一起行動所以比較晚來，我的父親和母親也是經過我的申請，搭乘軍用運輸機來臺灣的。

因為我在參謀學校任職的關係，使我們全家跟著參謀學校搬遷至東港，也隨著學校到東港，先住大鵬營區。後來，學校重新分配房子時候，就把我們分到東港鎮共和里一〇八號。

參大遷北之後，調我至屏東機場擔任後勤工作，因為噴射機種逐漸取代螺旋槳機，且年紀漸長，無法完全駕馭噴射機種，故轉任地勤繼續為空軍貢獻心力，最後在基地以中校科長任內退伍。

我的父親來臺灣以後，也到空軍預備學校擔任文職人員，預備學校遷走後，改為空軍防砲部隊駐防，現改為大鵬灣國家公園，東港鎮共和里就是我們現在住的地方，一住七十幾年，現在叫做大鵬灣共和新村。

內人張麗錦，在大陸時從小與她的姑媽住在教會裡，英文特別好，來



屏東榮服處團隊於今（民國一〇一）年三月到大鵬灣共和新村為空軍官校八期百歲飛官金英老師（中）一百零六歲華誕賀壽合影。

臺後在高中任教，教授英文直到退休，我自己有五個小孩，三男兩女，最小的兒子在美國德州今年也有六十四歲了，大兒子金士俊是基督教牧師，輔導受刑人及愛滋更生人等，老二金士傑是有名的演員、劇作家和導演，三女兒護理師退休、四女兒華航空姐退休，最小的兒子長年經商。

我非常感謝上天賜我長壽，今年一百零六歲，內人今年也一百零一歲了，身體不太好只能以輪椅代步，第三代有三個外孫、一個孫子、一個孫女。我現在每天還是要到屋外，稍微運動及看報紙，保持良好的體力。我真要感謝上帝賜我長壽，賜我還有行走的能力。

## 你不是孤島

· 林浪子 ·

只有經歷過地獄般的磨礪，才能練就創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過血的手指，才能彈出世間的絕響。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

你是我的家人

陪伴的身影

那張爬滿病歷的處方箋

已碎裂於風飛沙的磚瓦裡

彷彿在渺渺迷霧中

終會有雙安心寧靜的足印

為迷惘慌亂的眼睛

點起月眉的指引

磚紅色的燈明

走過眼前每段懸命的崎嶇

我是你的家人

蔚藍的呼吸

那是永恆所命定的

情願的書寫

毋須再為齟齬牙咧嘴的病徵

揩著步履蹣跚的枷鎖

歎氣身心俱疲

猶若活於暗潮洶湧的船隻  
終會有陪伴的身影  
光耀的火炬

為渡岸的返舟找到回家的鄉愁

哪怕身影只是豆焰軀體般的風帆

也得在驚滔駭浪的境遇中

架起美麗的航行

靈魂的毅力

迎接那幅安心寧靜的神情

家人 那是種希望的默契

於未竟的日子閃耀凝視的詩句

是家人就毋須累贅的言語

彷彿在寒冷刺骨的夜裡

會有溫馴的胸膛懷抱著

猶若處於暗闊的角落

更會有舞動的繁星為你引導

既然是家人

孤島就不是眼前掛號的名姓

你與我終不是一座孤島

哀憐的淚滴不會再留下了

遺忘的風沙也不會靠近

即便孤島無預期地出現於眼前

但此生我已是你

蔚藍的聲響

翠綠的呼吸

得以依靠的記憶

安心寧靜的天明